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公 羊 義 疏

(七)

陳 立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公羊義疏

(七)

陳立著

國學基本叢書

公羊義疏三十一

僖九年盡

十二年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疏〕

包氏慎言云經書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月之二十二日左氏經作正月正月之二十一日亦爲丁丑禦說左氏作御說禦御通史

祀宋世家云公子禦說奔亳漢書古今人表宋桓公禦說俱與此同按三月朔爲戊午丁丑當月之二十日若正月當十九日

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

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也〔疏〕

注襄公至殯也○監本也作者背殯出會事在下十八年傳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

齊也桓公死暨刀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是征齊之文也又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著葵丘之會叛天子命者也又二十一年傳曷爲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注襄公本會楚欲行霸憂中國也是有憂中國尊周室之心也桓公無不合葬今不書葬故知爲襄公諱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朝而有私喪得還何凶服不入公門君不呼之義也是則諸侯雖當朝會一聞私喪卽當還歸其背殯出會之非愈見春秋爲宋襄晉文諱諱之正以刺之也解詁箋云春秋託齊桓爲二伯宋有大喪而強會其孤故不書諱葬嫌爲齊桓諱與陳侯款同例通義云此亦兼爲齊桓諱與陳侯款同意按孔說是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疏〕

杜云：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城釋例或曰河東汾陰縣爲

葵丘，非也。大事表云：今在歸德考城縣東三十里，亦用杜說。水經注泗水篇：黃溝自城南東經葵丘下。春秋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是也。馬氏宗槌春秋左傳古地補注云：鄆元引春秋古地云：葵丘地名，今鄆西臺是也。鄆本齊桓公所置，管子築五鹿鄆，中牟以衛諸夏，是葵丘宜在鄆，與宰孔勸遠略之言相合。元和志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百五十步。考城縣志：葵丘東南有盟臺，其地名盟臺鄉。四書釋地續云：春秋有二葵丘，一齊地，近在臨淄縣，連稱管至父所成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齊桓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侯西爲此會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葵丘有三，其一在齊，其一在陳留之外黃，其一在晉，見於水經注。然宰孔論齊侯之盟以爲西略，則似非陳留之外黃也。答云：杜預以爲外黃亦有以爲汾陰之葵丘者，而杜非之，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預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愚則以爲宰孔明言西略，而以爲陳留，是仍東略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於晉，也以致之，亦伯者之用心也。按陳留在齊西南，以爲西略，無不可。然上言南伐楚，楚更在陳留西南，文義似乖，而在汾陰亦太遠，則似在鄆者近是。鄆亦近晉，故晉獻欲會葵丘也。

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注〕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

尊重，當爲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惡不勝其任也。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

柩之前，故不名。〔疏〕

注宰猶治也。○小爾雅廣詁云：宰，治也。文選注引聲類云：宰，治也。白虎通爵篇云：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書疏引周官馬傳云：宰，制也。制治義通。○注三公至名也。○

漢書翟方進傳。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也。風俗通十反云。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古者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宰則又三公中爲政者。故爲職號尊名也。通義云。以三公領太宰者也。○注以加至任也。○舊疏云。決上五年首載之會。總序諸侯。乃言會王世子。若以世子爲會主。致諸侯于此會而會之然也。今此宰周公文與彼異。故知下爲諸侯所會。按後漢書仲長統傳法誠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是宰職大尊重。與天子參聽萬機也。萬機者。書阜陶謨云。一日二日萬幾。彼釋文云。徐音機。孔傳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乎四海。注三公論道之官。無事于會盟。是亦用公羊義也。○注宋未至不名。○莊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此非尸柩前無君前臣名之義。故稱子不名。知未葬者。上宋公卒在三月。此夏三月俱在五月限內也。若然。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注云。據宋子既葬稱子者。彼統以未踰年言之。明雖葬仍宜稱子也。宋子出會。非居尸柩前。同既葬之稱。故彼注卽據此。爲既葬以難也。彼疏引此注。非下有居字。蓋既葬稱子者。正稱未葬亦稱子。以王事出會。故屈其本稱。亦不以家事辭。王事義也。通典引異義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亦稱子。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諱於王事。不敢申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故也。鄭駁曰。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卽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按左傳明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不別在國出外之異。知左氏說當亦與公羊同也。曲禮疏云。公羊未踰年爲王事者。皆稱子。卽宋襄公稱子。陳共公稱子是也。左氏未踰年爲王事者。稱爵。鄭駁異義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之說。以爲稱子禮也。孔疏節引異義說也。禮記雜記云。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疏云。宋襄公稱子。序在齊侯之下。與尋常宋公同。是與諸侯序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疏〕

包氏慎言云伯姬之卒係在八月二日而經書於七月按麻乙酉爲八月朔日若七月大則乙酉爲三十日

此未適人何以卒〔注〕

据杞叔姬不卒〔疏〕注据杞叔姬不卒○舊疏云宜作伯姬字卽莊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注云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于無服

此未適人何以卒故難之也春秋之內唯有杞叔姬來歸成八年杞叔姬卒更無叔姬不卒之事故如此解

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注〕字者尊而

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婚禮

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疏〕

注字者至別也○禮記冠義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注字所以相尊也又郊特牲云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男之冠猶女之笄稱字之義則同也白虎通姓名云

人所以有字何所以冠德明功敬成人也又云婦人十五稱伯仲何婦人質少變陰道促蚤成十五通乎織紵紡績之事思慮定故許嫁笄而字故禮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禮記內則云十有五年而笄注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字而笄之又曲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注以許嫁爲成人也列女傳魏曲沃負傳是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諡號所以就之是皆尊而不泄義也遠別者舊疏云以內之公子爲大夫者卒皆稱名而內女嫁許卒而稱字所以遠別之故也○注笄者至飾也○禮士冠禮注笄今之簪周禮追師職爲副編次追衡笄注笄卷髮者國語晉語云折委笄注笄簪也禮士昏禮云姆纁笄宵衣在其右注笄今時簪也又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注笄今之簪有笄者屬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笄一名衡詩鄘風君子偕老云副笄六珈傳笄衡也其制則文九年穀梁傳注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喪笄無飾則禮喪服傳之惡笄者櫛笄也亦名箭櫛笄彼注云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櫛笄以竹爲之者曰箭笄喪服傳箭笄長尺注箭笄櫛笄也是也魏書劉芳傳高

祖宴羣臣于華林齋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否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鬢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事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鬢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鬢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尊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纒笄總以此而言男子有笄明矣士冠禮疏凡諸設笄有二種一是紒內安髮之笄一是皮弁爵弁及六冕固冠之笄特性疏云冠冕之笄男子有婦人無安髮之笄男子婦人皆有按喪服傳云箭笄皆尺吉笄尺二寸賈疏云吉笄大夫士之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夫人用玉女子許嫁宜吉笄分別天子諸侯大夫士耳范注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成人著之與賈說異○注服此至一也○白虎通嫁娶云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于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又云陰數偶故再成十四加一爲十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其事一繫心所以繫心者防淫佚也禮記曲禮云女子許嫁纓注女子許嫁繫纓者有從人之端禮昏禮主人親脫婦纓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醴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五采爲之禮記內則云婦事舅姑紒纓注婦人有纓示繫屬也○注婚禮至稱字○校勘記云醴之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醴誤禮禮記雜記疏引賀瑒云十五許嫁而笄者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者則婦人禮之無主婦主賓不備禮也所引婚禮者婚禮記文鄭注云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疏云笄女許嫁者用醴禮之未許嫁者常用酒醴之又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彼注以許嫁爲成人故死則成人之喪治之也其未許嫁者二十而笄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則賀氏所述未許嫁而笄之禮也雜記又云燕則髻首注既笄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髻紒也然則時若死則宜服姑姊妹女子子在室之服諸侯絕旁期自不服也春秋所書皆許嫁諸侯者也

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

不以殤禮降也。許嫁卒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卽貴之漸。猶俠卒也。日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

諸侯夫人例〔疏〕

注不以殤禮降也。○穀梁傳云。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女子許嫁不爲殤。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謂許嫁於諸侯尊同。則服大功九月。禮記喪服小記云。

丈夫冠而不爲殤。女子笄而不爲殤。注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未許嫁與丈夫同。疏引射慈喪服變除云。未許嫁十九猶爲殤。喪服大功章云。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總麻章云。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主謂婦人爲殤者服也。殤小功章云。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則謂丈夫之爲殤者服也。按女子雖不二十。但許嫁卽不爲殤。死則喪之如成人。從出降之例。其女爲本親之服。亦從出降一等。所謂逆降。故喪服大功章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姑姊妹傳曰。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是也。其許嫁之後則杖。喪服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蓋以其許嫁已有出適人之道。非復在室。其雖未許嫁。已在二十而笄。猶男子之已冠。故同成人也。故雜記注云。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爲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也。又檀弓云。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爲夫家所厚。故我降之。曾子問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其夫不爲服。則本宗之親不降矣。○注許嫁至之漸。○通義云。禮諸侯絕旁期。爲其女子子無服。唯嫁爲國君夫人者。乃以尊同。爲之大功。若其許嫁國君。雖未行有貴道。當亦爲之大功。故從內女有服者錄卒也。喪服大功章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是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彼言女子子成人而許嫁大夫者。雖未嫁。得以貴降其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與嫁者同。則父母於未嫁之女亦得以貴制服。相較足明矣。按此爲許嫁諸侯尊同已嫁者服大功。則此在室宜服其本服期矣。○注猶俠卒也。○見隱九年。彼傳云。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未命所以卒者。貴疑從重。則彼俠雖未命。已爲大夫有貴之漸。故從重恩錄之。此伯姬已許嫁爲諸侯夫人。故得書之也。○注日者至人例。○此決

俠卒不日故言日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卒例書日如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之屬是也通義云師說以爲許嫁邾婁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疏〕

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彼注引何氏廢疾以爲卽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耶鄭釋之曰莊十

三年柯之盟不日因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已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至此不復盟矣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以不日爲信又以日爲美不幾於亂乎春秋美人之功不于其方盛而于其將衰者未之聞也扈之盟書甲寅者亦將以爲美乎齊氏召南考證云穀梁以爲美公羊以爲危合之祇當孟子一盛字葵丘之會桓之極盛而衰之時也按齊氏可謂調人劉兆矣包氏慎言云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月之十六日按當十四日何

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疏〕

上二年秋九月齊侯

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彼言貫此言貫澤舊疏云蓋一地二名也彼爲盟此言會者蓋先會後盟彼舉其重此舉其初言也按上二年釋文云二傳無澤字則陸本彼經亦作貫澤矣繁露精華云齊桓卽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至於救邢衛見存亡繼絕之義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新序九云齊桓公時江黃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于貫澤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注〕下伐厲善義兵

是也會不書者叛也。叛不書者爲天子親遣三公會之而見叛。故上爲天子下爲桓公諱也。會盟

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疏〕

繁露精華云。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

鄭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而九國叛矣。鹽鐵論世務云。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皆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史記蔡澤傳。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按汪氏中述學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復歸於一。十不可以爲數。故九者數之終也。於是先王制禮。一二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爲之節。九章九命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人之措詞。一二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三思而後行。三嗅而作。孟子三咽。此不可知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楚詞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之亡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萬。固亦如此。則此之叛者九國。亦不必果爲九國也。蓋九之爲言多也。言叛者衆。非實有九國。猶漢紀言叛者九起也。○注下伐至是也。○下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云。月者善錄義兵。厲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者是也。通義云。九國未聞。蓋微國若江黃道柏之屬。左氏稱晉侯如會。遇宰周公而歸。亦叛者之一也。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桓公之盟。至于葵丘盛矣。而九國解體。亦遂蘖芽於此。春秋危而日之言。乎持盈易傾。居盛難繼。濟以冲慎。令終之道。所以深

愾桓公而爲後之尸大名矜大功者戒焉。○注會不書者叛也。○舊疏云。厲等九國亦在于會而葵丘之會不書以其叛天子之命故也。○注叛不至諱也。○以上書公會宰周公齊侯已下于葵丘也。所謂爲尊者諱爲賢者諱也。○注會盟至與盟。○義與上五年首戴同。何意若舉重則當書公會宰周公齊侯已下盟于葵丘矣。時宰周公不與盟故上書會。此書盟會盟兩舉也。舉重者如文十四年公會宋公已下同盟于新城莊十六年二十七年書公會齊侯宋公已下同盟于幽之屬會輕盟重故舉其重也不與釋文作不預音豫葉鈔本豫作預則正文不當作預按注云不與盟釋文必本作不與音預既改正文不與爲預遂改小字音預爲豫矣左傳亦稱宰孔先歸又云遇晉侯曰可無會矣不言可無盟是其不與盟也

震之者何

猶曰振振然〔注〕亢陽之貌〔疏〕

此以振釋震也。史記夏本紀震澤致定索隱震一作振荀子正論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注振與震同易恒振恒釋文本作震是震振古音義通

故震義猶言振振也詩周頌振鷺于飛傳振振羣飛貌則有亢象故管子七臣七主云振主喜怒無度注動發威嚴謂之振也此之震而矜猶彼之振主也○注亢陽之貌○易乾上九云亢龍有悔文言傳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即震義也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注〕色自美大之貌〔疏〕淮南本經和而弗矜注矜自尊大也廣雅釋詁矜大也即矜字淮南

詮言故通而弗矜注矜自伐其功也管子法法彼矜者滿也詩小戎序國人則矜其車甲注矜夸大也皆與莫若我義合

甲戌晉侯詭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也〔疏〕

左氏穀梁甲戌作甲子趙氏坦異文箋云經書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詭諸卒杜氏云甲子九月

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然左氏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

晉侯乃還。九月，晉獻公卒。據此，則獻公之卒，實在盟後。公羊作甲戌，爲九月二十一日，似得其實。左穀經作甲子，或譌一字。包氏慎言云：甲戌，晉侯詭諸卒月之二十一日。按當二十日。通義云：杜預於此云：書在盟後，從赴其於襄二十九年，閏弒吳子餘祭，吳子使札來聘。又云：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若以赴告先後書者，何不弒弒餘祭于札聘之下。兩注自相乖礙。預作長麻，推驗日月，經未必誤。輒謂之誤，此實誤轉謂不誤，抑惑之甚。按繁露隨本消息云：晉獻公卒，齊桓爲葵丘之會，再致其集，則上葵丘之會，晉後在焉。故左傳有宰孔語晉侯事。今公羊傳文不載，當見之公羊內傳諸書也。詭諸，左氏作僂諸。晉世家云：武公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國語晉語：獻公伐驪戎，注：獻公詭諸也。隸釋鄭固碑：造僚僂辭。洪云：碑以僂爲詭，是詭僂通也。○注不書至于也。○上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繁露王道云：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爲秦所滅，從驪姬起也。又云：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通義云：不葬者，里克弒先君之命嗣，與弒君同罪。奚齊未踰年，本以無子，不廟例，不書葬。責討賊之文，不得見，乃更移賊未討，不書葬之義於此。明晉之臣子，不爲奚齊討賊，卽爲無恩於獻公，故不繫臣子辭也。知不然者，公子遂弒子赤，宣公之立，與晉惠同，其時亦未討賊。文公何以書葬？故范注穀梁云：枉殺世子申生，失德不葬，亦取公羊爲說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商臣，而晉亦尋有奚齊與卓子之弒，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亦不書葬也。舊疏云：凡君殺無罪大夫，例去其葬以絕之。

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疏〕

左氏穀梁弒作殺。公羊釋文：本亦作殺。音試。下及注放此。按殺弒音之轉。左氏釋文：殺如字。又音弒。謂公羊也。經韻樓集云：僖九年左氏釋文：經殺

其君之子如字。又音弒。傳同。公羊音試。按此條極謬。云如字，是在喪之君可稱殺也。云如字又音弒，則岐惑不定也。云傳同，不知左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弒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兩言殺，記事之文也。一言弒，述經之文也。本不亂，而後人亂之。其云公羊音試，則公羊本不作殺。公羊經云：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傳云：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弒未踰年君之號也。注欲言弒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弒其君，又嫌與弒成君

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弑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此公羊經之作弑了。然其穀梁經本亦作弑其君之子無疑。今石經及板本皆作殺。非也。坊記魯春秋記晉喪曰弑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櫟括聖經以一弑領二君。今亦譌爲殺字。則亦陸氏之憤憤耳。今人左傳穀梁讀本及胡安國本奚齊作殺。卓子作弑。學者乃疑未成君可以不云弑。按晉世家秋九月獻公卒十月里克弑奚齊于次亦承用左氏記事文也。

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注〕据弑其君舍不連先君連名者上不

書葬子某弑君名未明也〔疏〕

注据弑至先君○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注連名至明也○舊疏云言名未明者弟子本意正欲問弑其君之子而連奚齊何之者恐人不知奚齊之

名爲是先君未葬稱子某似若子般子野之屬爲是被弑之故稱名似若諸兒卓子之屬是也是以將名連弑問之欲使後人知其稱名之義

弑未踰年君之號也〔注〕欲言弑

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弑其君又嫌與弑成君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弑未踰

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加之者起先君之子不解名者解言殺從弑名可知也弑未踰年

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疏〕

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宋本殺作弑按釋文則此經弑多作殺或讀爲弑以意求之唐石經以下本皆

作弑此作殺爲岐出然殺可讀弑弑不可讀殺也通典引異義未踰年之君繫父不公羊說未踰年之君皆繫于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于父殺奚齊于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不繫于父齊公子商人弑其

君舍父已葬。謹案禮制君喪未葬已葬。儀各有差。嗣君號稱亦宜有差。左氏說是也。按鄭注坊記云。春秋傳曰。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是鄭駁當從公羊義也。曲禮下正義云。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既葬稱子。則文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者。則僖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及文元年。公即位。是也。按昭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何休云。不許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齊商人弑其君舍。舍爲君。商人之弑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尙稱名。公羊云。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卽位之禮前。稱子某。子般子野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晉里克弑其君卓子。齊商人弑其君舍。是也。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公羊以奚齊僖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二傳不同也。按君雖未踰年。先君雖未葬。其稱子某稱子。屈於所尊也。臣下則當君之。不得以嗣君稱。謂有殊。而君臣之義亦有差別。當以公羊爲正。○注欲言至夫同。○校勘記云。段玉裁云。弑當作殺。子者。未踰年君之號。故得言殺。其子嫌與大夫故不合書也。○注欲言至君同。○卽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獯。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也。○注故引至見矣。○校勘記云。坐鄂本。宋本。閩監。毛本同。或改坐爲罪。非舊疏云。言罪差於成君。與殺大夫異矣。白虎通封公侯云。國在立太子者。防篡殺也。春秋之弑天子。罪與弑君同。春秋曰。弑其君之子奚齊。明與弑君同也。與何意微別。經韻樓集云。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左氏穀梁皆作殺。惟公羊作弑。孰是乎。曰。公羊是也。曷爲公羊是。曰。春秋以是爲未踰年君發凡也。緣孝子之心。不敢稱君。故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子卽君也。公羊子曰。弑其君之子何。其君之子者。未踰年君之號也。不書弑。是在喪之君可弗君之也。故春秋書弑。以立萬世臣道之防也。然則何不言弑其君也。不沒其實也。不以臣道滅子道也。古者必踰年而後卽位。有未踰年而遽卽位者。則書弑其君。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書弑。以見商人之罪。書君。以見舍之子道未盡也。然則據宋子之例。何不言晉里克弑晉子奚齊也。曰。宋子者。以世子在喪者也。其君之子者。非世子。而其君殺世子以立之者也。又以見父道之不

正也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弑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云及其君卓者隱括之辭以一弑領二事則所據之經兩書弑明矣傳曰齊慶封之徇於諸侯也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驪而代之慶封其尙知史法哉○注加之至之子○舊疏云若不加之嫌君子爲一人故○注不解至知也○舊疏云正以傳云弑未踰年君之號止荅上云其言弑其君之子何之文故云不解名矣既解言弑則書奚齊之名由弑之故明是以不復荅之矣十行本知誤加○注弑未至當月○隱四年春王正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是弑成君例日故未踰年當書月也今不月故解之○注不月至略之○晉獻殺嫡立庶致被篡殺故爲不正遇禍終始惡明也繁露精華云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弑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仁人錄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所共痛也本其所爲爲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位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嘻爲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爲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亦以不正遇禍痛之也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予也國人不予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書如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故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

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之明當尊賢慕大無友不如己者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

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疏〕

注書如至接也○隱十一年注云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故魯君臣外適皆言如所以別內外兼錄所與交接別榮辱安危也○

注故如至榮之○卽成十三年春三月公如京師彼注云月者善公尊天子是○注如齊至安之○如齊此書正月之屬是也如晉卽襄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彼注云月者溴梁之盟後中國方乖離善公獨能與大國是與此桓公德衰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同也○注如楚則月危之○卽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彼注云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按同書月而義各有當董生所謂春秋無達辭也朝聘例時而書月故分別解之○注明當至己者○尊賢慕大謂如齊晉則月安之也無友不知已謂如楚則月危之是也無友不知已論語學而篇文○注月者至錄之○閔二年傳云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是僖本齊所立也桓公德衰見叛見上九年通義云如例時致亦時唯以正月行或正月至者必月重始月也猶存君之意也然則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書月何爲乎

狄滅溫溫子奔衛〔疏〕

大事表云今河南懷慶府溫縣西南三十里有古溫城水經注濟水篇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又東過其縣北濟水於溫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溫縣故城西周畿內國司寇蘇忿生

之邑也春秋狄滅溫溫子奔衛周襄王以賜晉文公濟水南歷虢公臺西皇覽曰溫城南有虢公臺基址尙存

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疏〕

釋文君卓子左氏經無子字據左氏莊二十八年傳云其婦生卓子則卓子本二名左穀經作卓或脫子字也史記晉世

家卓子作悼子曲禮疏公羊以奚齊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左氏公羊二傳不同也按嗣君之稱子稱君未聞以葬未葬分別也左氏非通義云坊記稱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蓋不修春秋文如是誤以兩弑爲一年之事左氏魯之史官故其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亦誤以兩弑爲一年之事經書卓子弑在下半年似據晉乘而改正之也於此足明俗儒謂春秋但因魯史者之妄陋按

如舊史則奚齊卓子之弑相距兩月同是未踰年君何以書法兩異故知左傳誤也坊記所引自是闕括二事領以弑字非必舊史卽在一年當如段氏說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

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注〕据與孔父同〔疏〕

注据與孔父同

○舊疏云桓二年傳何賢乎孔父注据叔仲惠伯不賢此言据與孔父同亦据叔仲惠伯矣

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注〕不食言者不如食受之

而消亡之以奚齊卓子皆立〔疏〕

注不食至亡之○爾雅釋詁云食僞也郭注書曰朕不食言國語晉語云魯人食言文選思元賦疾防風之食言法言重黎篇不食其言彼注皆云食僞也逸周書

皇門篇媚夫有邇無遠乃食蓋善夫孔注食爲也爲亦僞也直皆以僞訓食故左疏引孫炎云食言之僞也按僖十五年左傳我食吾言又哀元年傳不可食已杜注並云食消也蓋言既出而復背如飲食之消與僞無異因謂食爲僞此食言之本意其實食不得訓僞也僖二十八年左傳背惠食言成十六年左傳潰齊盟而食話言皆謂不食其言也故湯誓僞孔傳訓食爲盡與何杜義同經義述聞云食僞也孫郭皆以食爲虛僞而證以湯誓朕不食言韋注晉語亦以食言爲僞言皆非也食言者言而不行則爲自食其言食者消滅之義非虛僞之義也哀二十六年左傳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若以食言爲僞言則與能無肥乎之義了不相涉矣而某氏書傳乃以食爲盡其僞言不實正義書而不行如飲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則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言不幾於穿鑿而失其本旨乎○注以奚至皆立○舊疏云欲指不食其言之事狀矣

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疏〕